

## 「韓國漢學及研究文獻」工作坊 (實錄)

時間：2015 年 12 月 12 日 (六) 8:30~18:45

地點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

主辦：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

協辦：中正大學文學院、中正大學國際交流中心、臺灣中文學會

~~~~~

### 議程

8:30~8:50 報到

8:50~9:00 開幕致詞

9:00~12:00 (第一場)

主題演講：韓國漢文學術演變史

主 講 人：沈慶昊教授 (韓國高麗大學國文系教授)

主 持 人：陳韻教授 (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/ 中正漢學研究總編輯)

\*博學多聞的沈慶昊教授將對於包含經學、哲學、文學、文獻等韓國總體漢文學術史進行講述，俾中文學者能對影響韓國文人及文化發展的漢文學術演變，有一個脈絡性的視野。

12:00~13:10 午餐

13:10~16:00 (第二場)

主題演講：朝鮮漢文獻的生成、庋藏與流傳

主 講 人：鄭雨峰教授 (韓國高麗大學國文系教授)

主 持 人：蔡榮婷教授 (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/ 閱讀書寫計畫總主持人)

\*鄭雨峰教授近年主持一項大型的朝鮮文獻海外徵書數位計畫，對朝鮮漢文獻的全貌認知非常深廣，將為聽眾建構一個朝鮮漢學文獻的整體概貌。

16:00~16:10 茶敘時間

16:10~18:40 (第三場)

綜合座談

主 講 人：沈慶昊、鄭雨峰、朴京男、朴英敏四位教授

主 持 人：毛文芳教授 (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)

提問人：本系教授群（陳韻、蔡榮婷、楊玉君、黃靜吟、江俊龍、陳佳銘、張書豪、李映瑾……等）

\*本系教授們將分別就各自專長，廣泛提出關於經學、儒學、出土文獻、佛教文學、古典文學、漢字、語言學、民俗學、圖像學……等相關問題（先書面稿），請現場四位高麗大學學者，各就其專長如：朝鮮學術、漢文獻、古典文學、女性文化……等，分別針對朝鮮漢學與中國交融之研究概況、方法與前瞻等內容，發表精闢見解。

18:40~ 閉幕式

18:45~ 晚宴

~~~~~  
主講貴賓簡介

▲沈慶昊( 심 경 호 )

首爾大學畢業, 京都大學博士,

韓國高麗大學校漢文學系教授, 韓國國家翻譯研究院資深編譯

研究專長：韓國經學、儒學、文學、韓日中比較文學

曾榮獲第一屆白川靜香東洋文字文化獎、2006 振興財團人文領域優秀學者獎，著述等身不及備載。

代表專書：

《茶山和春川》(1996)、《漢文散文美學》(1998)、《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》(1999)、《韓國漢詩理解》(2000)、《漢文散文之風韻》(2001)、《金時習評傳》(2003)、《簡札:解讀儒生的心聲》(2006)、《漢學入門》(2007)、《國王的禮物:從禮物看朝鮮王朝實錄》(2012)……等及譯作多種。

▲鄭雨峰( 정 우 봉 )

高麗大學博士

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教授, 民族文化研究院朝鮮漢文獻海外徵集中心主任

研究專長：朝鮮文化、明清文學。

代表作：

朝鮮後期 知識人の 陳繼儒 收容과 그意味), 韓國漢文學研究 57 집 韓國漢文學會, 2015

沈魯崇의 自傳文學에 나타난 글 쓰기 方式과 自我形象, 民族文化研究 62 호 高麗大民族文化研究院, 2014

朝鮮後期 遊記의 글 쓰기 및 享有方式의 變化, 韓國漢文學研究 49 집

韓國漢文學會, 2012

李德懋의 山水遊記에 관한 研究 : 晩明 王思任과의 比較를 兼하여, 韓國漢文學研究 50 집 韓國漢文學會, 2012

朝鮮後期 漢文學에 있어 不亦快哉의 變容과 그 意味, 古典文學研究 34 집 韓國古典文學會, 2008.....等多種。

▲朴京男( 박 경 남 )

首爾大學博士

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院助教授, 民族文化研究院《東亞文明與韓國》研究小組組長  
研究專長: 朝鮮、明清文學批評(王世貞及復古派), 商人傳記

代表作:

朝鮮後期 野談에 나타난 商人의 範疇와 商人 形象的 變貌 過程, 民族文化研究 第 68 集, 2015

王世貞의 商人傳記 創作과 復古의 現實的 意味, 韓國漢文學研究 56, 韓國漢文學會, 2014.

金昌協의 批判을 통해 본 王世貞 散文의 眞面目- 商販 碑誌文을 중심으로, 韓國漢文學研究 46 集, 韓國漢文學會, 2010.

王世貞을 바라 보는 두 大家의 視角-金昌協과 錢謙益의 王世貞 理解-, 古典文學研究 39 集, 韓國古典文學會, 2011.

茅坤과 王世貞의 交遊와 그 共通的 指向-申最의 [皇明二大家文抄]를 통해 본 茅坤과 王世貞, 漢文學論集 31, 槿域漢文學會, 2008.....等多種。

▲朴英敏(박영민)

高麗大學博士

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院朝鮮漢文獻海外徵集中心研究教授

研究專長: 朝鮮女性(妓生)文學。

代表作:

19世紀 文藝史와 妓生の 漢詩□, 高麗大學校 民族文化研究院, 2011

韓國漢詩와 女性認識의 構圖□, 昭明出版, 2003

朝鮮時代의 美人圖와 女性肖像畫 讀解를 위한 提言, 漢文學論集 42輯, 槿域漢文學會, 2015

「所志類의 女性의 性 認識과 그 意味」, 語文論集 73, 民族語文學會, 2015

「明末清初の 名妓 出身 藝術家의 朝鮮 傳來와 受容 --秦淮八艷을 中心으로」, 漢字漢文研究, 漢字漢文研究所, 2014  
 朝鮮時代 身分制社會와 下位主體의 孤獨, 漢文學論集 37輯, 槿域漢文學會, 2013  
 「申芙蓉堂의 삶 과 文學 研究」, 『民族文化研究』 58호, 高麗大學校 民族文化研究院, 2013  
 「老妓의 經濟 現實과 섹 슈 열 리 티」, □韓國古典女性文學研究□ 23 집, 韓國古典女性文學會, 2011.....等多種。

~~~~~  
 筆譯人員簡介

▲林侑毅

臺灣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、中國文學系雙主修，日本語文學系輔修

韓國高麗大學韓語系漢文組碩士、博士生（2015.09 ~）

韓國政府邀請外國人研究所獎學金（KGSP）臺灣獲獎人，獲全額補助攻讀博士學位

代表作：

《冠巖 洪敬謨의 清代 文人과의 交遊와 燕行錄 研究》（碩士論文）

〈由《同文彙考》論朝鮮後期使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——以對臺灣鄭氏政權及安南西山阮朝的論述為中心〉, 《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》, 35 호, 한국 어 문 학 국 제 학 술 포 럼 , 2016

其他譯作：

《像三星一樣工作》（臺北：天下雜誌，2013）、《歐洲八國崛起秘事》（北京：現代出版社，2015）《掌握韓語 3 下(中級)》（首爾：다락원，2016）.....等譯作 36 種。

## 壹、主題演講一 Q&A（實錄）

陳韻教授：

韓國漢學對於「儒家」、「儒教」、「儒學」等詞彙，如何詮解？有無異同？其影響力是否相互作用？

沈慶昊教授：

非常感謝老師這麼仔細地把論文閱讀完，並且提出這麼精闢的問題。首先，在那些尊崇儒學，信奉儒教的眼中看來，我應該是異端。在一個月前，我在慶尚道的某所鄉校進行演講，算是我的第一次。從大學的出發點來看，我並不認為漢學或儒學那麼重要，我是科學家。可是我好像被分類為傳統的漢學家，這不是我所期待。

確實有些人使用「儒教」這樣的詞，是所謂的傳統主義者。如老師您所說的，像是禮節學校，也有人認為可以藉由漢文來陶冶人性。但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，似乎為求客觀而習慣稱之為儒學。在朝鮮時代，稱自己為道學家是有的，如論語所謂的「斯文」，但是沒有人說「儒家」、「儒學者」。在朴趾源（1737~1805）的《熱河日記》中，寫到和中國學者、滿州學者見面，尤其中國學者借滿州學者之口，詢問「為什麼不說儒學」，間接批判「斯道」、「斯文」的說法。朝鮮時代有許多儒學家，不將特別突顯自己學問的不同，他們認為儒學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才不太使用「儒學」一詞。1780 年去到中國，聽到中國漢族學者與滿族學者批判道學、儒學，大為震驚。有尊重儒教的傳統主義者，也有從哲學角度來談儒學的人，甚至也有人稱儒家哲學。我本身不是儒學家，是漢學家。

陳韻教授：

韓國的漢文教學、品德教育、學校制度，乃至具有八百餘年歷史的各地鄉校，自 1980 年以來於寒暑假所舉辦的教導行為準則的「禮節學校」等，與韓國漢學發展有無關連？應如何看待？

沈慶昊教授：

有些人認為傳統的漢學和禮節、人的品性有關。尤其最近也有很多以「孝」為主題進行的研討會，也有強調「士人」或者「儒生」精神的學術會議。我並不太贊同舉辦這類研討會或者會議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。最近也有出現一些言論，認為應該發揚儒學家退溪李滉（1501~1570）的祠堂「陶山書院」，然而最後實行的方法，是每周日在陶山書院針對兒童進行小學教育。正如剛才我所告訴您的，最終仍應發展作為教養教育的小學，而非語言

學的小學。

### 陳韻教授：

韓國漢學發展過程中，中國的「西學漢譯書籍」有無影響力？例如朝鮮實學家崔漢綺（1803~1877）從傳入中國的「西學漢譯書籍」汲取養分，所著《陸海法》與《心器圖說》等，即奠基於明末耶穌會傳教士著作，此一現象是否普遍？面對韓國漢學現代發展，是否具有意義？

### 沈慶昊教授：

對於第一個問題，我將以江華學派回答，臺灣的老師們可能比較陌生，這就是陽明學派。從 1970 年代起，實學一詞並不考量各個學派的差異性，而是以一個政治修辭學的概念來使用。一般認為實學有多個派別，1980 年代認為主張實學者始於李滉（1681~1763），然而主張實學的人，有一大部分其實是李滉的弟子。所以在韓國學者中，也有人主張實學始於李滉，即從李滉發展到丁若鏞（1762~1836）的路徑。所以我認為現在這個階段，有必要將實學這個概念解構，以正當客觀的學術態度來分析才是。

例如不是說朱子學，就得加以批判，好比說正祖（1752~1800，1776~1800 在位），他就嘗試重新編纂禮學。有闡發朱子禮學的人，也有像茶山丁若鏞一樣發現鄉飲酒禮等共通問題的人，因為是「朱子學」而全盤視為舊學問，這並不是正確的解釋。反倒是重新發現朱子帶有的多元面貌，省思如何藉此發展自己的學問、自己的思想，這才是最重要的，但是過去的實學論，卻試圖以「反朱子學=實學」的等式來說明。

所以我認為，必須以作為語言學、文獻學的小學、訓詁學等基礎學問，或是知識的分類體系等問題，這兩方面來重新說明學派才好。我的回答雖然不夠完善，不過我認為過去 70 到 80 年代「反朱子學=實學」的學說應予以否定，必須與中國學術互相比較，客觀檢討韓國獨特的歷史性，才能找出韓國新的漢學可能。

對於第二個問題，其實西學在朝鮮後期的影響，不管在思想史或科學史上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。但是過去實學研究學者，大多是傳統主義者。幾年前我來到臺灣，參加中研院和茶山學術財團共同舉辦的會議。其中有一些很令人尊敬的學者，但是他們強烈否定朝鮮受到西學的影響。老師您所提問的這個領域，也是目前必須加以研究的領域，其實目前為止的研究，都聚焦在過去文集被刊印，尤其是以木板本刊印，在政治、學問上居於主流的文人。眾所周知，有不少儒生作為天主教徒在朝鮮活動。但是在這方面幾乎沒有思想史上的研究。只有提出這個現象而已。所以我認為您所提出的問題，倒是非常有啟發的。

我認為，其實在比較韓國、中國、日本時，無論是官方的出版或是民間的出版，這些

討論、議論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場合上有多熱烈，是較為關鍵的問題；在韓國，追隨陽明學的人被視為異端，因此很少有人能夠公開談論西學。剛才所說的，朝鮮國王正祖成立名為奎章閣的學術機構，在外奎章閣收藏了不少這類西學圖書。現在一本也沒有留下來，不知道是不是被當時的法軍帶走，但是在國內的知識份子間，不僅關心西學，也留下了相關的紀錄。這些書籍對知識份子的思維方式帶來什麼樣變化，目前研究還是不夠充分的。

最後我想說的是，無論在中國或日本，從事學術典籍、專業著作的人，至少不少出自於民間，但是韓國大多是官員。所以他們如果在政治上沒有被疏離或流放，就無法潛心於專門的學問。很不幸的是，比起中國或日本，他們並沒有留下許多哲學的著作、學術的著作。就韓國文人的情況而言，今天下午發表的鄭老師，還有一同前來的兩位年輕同事，主要做的是文學的研究，在文學著作中，有不少這類進步的、新思想的內容。但是研究學術或哲學的人，沒有將這類文藝作品視為研究資料，也許這是無法讀出韓國學術界、思想界中特殊情況的原因吧。

#### 毛文芳教授：

朝鮮文人以「小中華」自矜自喜，本人關注近日韓國學界建立主體性的呼聲甚熾，請問當今韓國漢學界，對「中華文化」以及「東亞視野」的自我位置之解釋路向為何？在歷史脈絡中是否產生新變？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我很尊敬的陳寅恪先生，提出以歷史解釋文學的方法。我想我們韓國學，未來是不是要試著從文學來研究歷史與哲學，由文入史。

謝謝。其實毛老師您提出的第四個問題，也就是小中華的問題，與剛才陳韻老師提出的實學之爭，有相當密切的關聯。早期研究者將實學看作是一個重要的學問成果、思想史上的開展，對於小中華之說相當反對。但是事實是，在朝鮮文化到政治上握有實權，到了19世紀在文化方面留下許多業績的人，不少人是小中華主義者。剛才給各位看的，《朱子語類》上的年號被改為崇禎，這就是小中華主義者所做的。

到了2000年代，實學研究與小中華之論開始取得平衡。兩方的黨派其實不太相同，不過無論是實學研究，還是小中華意識，就像毛老師說的，這與主體性的問題有緊密的關聯，而背後也和近代性的問題關係很深。換句話說，在內在的發展論上，爭論的是哪一方具有主導權。但是目前年輕世代身處的時代，不管是內在的發展，還是近代的問題，他們都能夠保持一定的距離。就我個人看法，主體性還是什麼的，也不必經常為這些概念定義，只要看漢文，其中就有使用韓國式表達，而非文言語法的韓國固有的歷史、漢文文化。我

認為現階段對於哪一方更接近內在發展的概念，不必有太多著墨。

我想說的是，我並非主流。我研究江華學派，我喜歡的金時習是儒學者，也是佛學家。具有這種整合思維的人，是我所欣賞的。就我個人來看，對於將小中華意識的問題或實學的問題，聯結到主體性來談的觀點，應該要審慎保持距離；中國和韓國的交流，不是只有單純人的交流，在思維方法上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關係，現在是否也應該反過來，站在韓國的立場，探討韓國或中國的內涵。

毛老師曾經來到高麗大學，與許多年輕學者切磋共學，我認為那是揚棄主體性或中國中心的思維，單從一個藝術的新概念來討論的非常重要的機會。像我這樣非主流的人來到這裡，對韓國的儒學發表淺見，不僅是無上光榮，也是一個重要的機會。我希望向年輕學者特別強調一點。現在這個時代，不管韓國、中國、日本的政策如何，客觀的交流，尤其是社會面貌的變化如何在同一個時代以不同方式出現，無論是同是異、影響的施與受，這些都應該客觀地予以評斷。如果我們能更接近這個目標，那麼將有助於形成新的東亞關係，這是我個人的想法。

## 貳、主題演講二 Q&A（實錄）

蔡榮婷教授：

漢文文獻除了儒學、文學的交流外，是否也請鄭教授引介韓國漢文佛教、道教文獻的度藏情形？

鄭雨峰教授：

正如剛才所介紹的，查找韓國佛教文獻可以利用《韓國佛教全書》，韓國重要的佛教文獻都已經收錄其中，《韓國佛教全書》已經完成數位化可供檢索，老師不一定要透過紙本書籍，網站上就可以檢索，也可以看到原文影像。至於韓國的道教文獻，目前是相當分散的，而且尚未開始進行系統性的整理，這是未來必須推動的工作之一。相較於日本和中國，韓國學者對道家方面的關注並不高，所以相關研究較少，文獻整理作業起步也較晚。但是就像剛才 PPT 上秀出的「韓國古典的綜合目錄系統」，輸入您想搜尋的道教文獻，上面就會出現目前的收藏地與是否有原文影像，其他書誌情況、提要也有。不一定要分別到奎章閣或藏書閣等機構的網站一一檢索。回答到這邊謝謝。



**蔡榮婷教授：**

日本近年正積極展開古寫經的典藏調查與相關研究工作，韓國是否也有針對古寫經而展開的研究工作？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雖然我不是這一方面的專家，但是希望對您有幫助。目前古寫經在韓國比較少被研究，資料也不多，不過近來研究考古學的學者，為了進行「角筆」的研究，也開始將目光放在佛教經典上，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

**蔡榮婷教授：**

現在各國都在積極發展數位化的漢籍資料庫，對於研究工作頗有助益，比如臺灣有「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」（<http://hanji.sinica.edu.tw/>）；日本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「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」（<http://www.kanji.zinbun.kyoto-u.ac.jp/kanseki/>）；檢索漢文佛教大藏經，有臺灣的「中華電子佛典大正藏、卍續藏檢索系統」（<http://www.cbeta.org/result/search.htm>），請引介韓國的漢籍資料庫以嘉惠與會嘉賓。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進入朝鮮時代後，由於儒學立國，所以大量佛教文獻因此消失。至今流傳下來的資料並不多，相關研究自然也較少。

**毛文芳教授：**

高麗、朝鮮時代的漢學建構，有賴中國書籍文獻的東傳，學者關注書籍文獻的流動史與閱讀史，請略談朝鮮時期明清書籍文獻的流入種類、途徑及再製過程。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重新編輯或者重新出版，情況不盡相同。像《朱子大全》，在朝鮮就不斷被重新編輯以及刊行，而且除了刊刻本外，也有不少手抄本。所以在討論重新編輯或再版的問題時，必須考慮這本書的性質以及在當時被接受的情況。就如同我剛才舉例說明的陳繼儒，他的作品在完成後，傳入朝鮮、日本，這些國家的文人如何接受、評價他的著作，也是值得比較的問題。換言之，不能只停留在陳繼儒與朝鮮文人之間的比較研究，而是要在陳繼儒之後，站在中國的清朝、韓國的朝鮮後期、日本的江戶時代這樣的視野來看。應該要超越兩

國的關係，同時從中日韓三國的情況來看。而且即使是中國國內，陳繼儒的著作在之後的清朝產生了什麼影響，也還需要更多的研究。

**陳韻教授：**

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所收納的文獻，是否完整呈現韓國漢學面貌與成果？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編纂完成，已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，至少有 15 年以上了。雖然當時的出版引起很大的迴響，被認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文獻，但是經過 15 年的時間，這套材料能否如實反映現階段經學資料的情況，是有待商榷的。因為在這 15 年間，又有更多的經學資料被發現。在使用這份資料的同時，也必須兼顧這 15 年來新出現的資料與文獻。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是依照經書來編排，像這樣依照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易經》來分類有其好處，但是也有缺點。以新發現的文獻以及新的研究資料加以補充，並且重新考量編排的方式，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。在經學研究方面，最近也新出版了一本《朱子大全筭疑輯補》，該書目前全文在網站上公開，如果您有需要，我再告訴您網站。

**陳韻教授：**

韓國漢學對於經學方面的研究，以四書五經為主，又以《論語》為大宗，至於其他經籍如《儀禮》《周禮》《公羊傳》《孝經》等的關注情形如何？若有未收文獻，可以接觸瞭解的途徑為何？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我的專業是文學，在經學這一方面也許沒有辦法回答得非常好。據我所知，韓國研究儀禮的人並不多，不過在朝鮮時代，尤其是朝鮮初期，與禮學、朱子學相關的著作非常多。這是我的回答。

**沈慶昊教授：**

剛才老師您提到的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在科舉考試上有很重要的意義。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是四書五經，為預備考試而針對經學題目練習的文章，也收在這套資料集成裡。所以當中有真正針對經學闡發的文章，也有並不成熟的練習文章。由於受到朱子《四書》研究的影響，知識分子將《論語》視為表現其哲學思想的方法，使得《論語》註釋較為發達。關於《儀禮》和《周禮》，因為國家禮儀方面主要遵循明朝，而士人多閱讀《朱文公

家禮》，所以早期對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的研究並不多。到了正祖朝，有意要強化朱子的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因此重新編纂《儀禮》，此時對《儀禮》的研究也逐漸增加。關於《公羊傳》的問題，當然也研究很少，正如我們常說的《春秋左傳》，研究還是偏向《左傳》。關於《孝經》，還以科舉考試的背誦為主，所以並未對《孝經》有新的詮釋。另外，各家族內流傳下來的文集，最近也開始大量被發現，這些都可以作為經學研究的新資料。

#### 蔡榮婷教授：

因為目前的時間充裕，現在開放現場來賓提問。

#### 歷史系教授：

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裡頭有一個特別的研究中心，也就是「滿州語研究中心」，其詳細情形，是否能介紹？

#### 朴京男教授：

我在高麗大學韓國民族研究院擔任研究教授，已經第三年了。在我到高麗大學之前，滿州語研究室已經存在。他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，有包含語學的，每周進行滿語讀書會，另外還有另外一組，主要進行歷史研究和出版。在語學方面，有和西方滿語專家進行交流，也有將中國學者的滿文研究翻譯成韓文。現在劉小萌教授的研究論著已經翻譯出版了。還有以滿州語寫成的滿州軍參戰紀錄，也都翻譯出版了。另外，他們又得到國家三年的資助計畫，接下來他們也會陸續出版了小說、語學、文學等，與滿州語相關的資料。

除了高麗大學之外，在首爾大學也有類似的滿州語研究室。那目前高麗大學滿州語研究室主要有兩個方向，一個是以教授滿州語為主，另一個則是以研究和出版為主。現任滿州語研究室的所長我也認識，如果老師您想再進一步了解高麗大學滿州語研究室和現況，我可以再提供您相關訊息。

#### 歷史系老師：

謝謝，裡頭圖書室藏書，是否可以借閱？

#### 鄭雨峰教授：

這個應該是在首爾大學，不是在高麗大學，若您有需要，可以到首爾大學申請閱覽。在場是否還有想提問的老師或同學？

**李映瑾教授：**

謝謝榮婷老師，我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，中國的《昭明文選》是一部重要的詩文總集，《昭明文選》傳入日韓之後，事實上對東亞漢文學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影響，在日本的平安時期有一本《本朝文萃》的書，在體例方面也是模仿文選的體例，而在韓國李朝時期所編纂的《東文選》與《本朝文萃》一樣，在體例編輯上都受《昭明文選》的影響，所以想要請教教授們，能不能再介紹我們幾本其他類似《東文選》這樣經典的漢文選集的作品？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在《東文選》之後，還有許多詩文選集，最具代表性的是《別本東文選》。另外只收詩的選集，較著名的有《國朝詩刪》、《箕雅》等書；不收詩，只收散文的選集，較著名的有《東文集成》，當中收入了韓國比較代表性的文人的散文作品。

**沈慶昊教授：**

眾所周知，高麗時代以前的文獻流傳下來的不多，無法掌握當時詩文選集的情況。新羅時代受《文選》的影響相當深，這可以從墓誌銘、碑銘中看出。《文選》在高麗時代國語學方面是必修科目，而《東文選》到了朝鮮時代才出現。如我上午所發表的，《東文選》起初已有定本，隨著時間的經過，才出現《續東文選》，到了清康熙年間，為了因應中國的要求，才編成《別本東文選》。但是在編《別本東文選》的時候，把詆毀清朝的內容都刪掉了。所以《別本東文選》的價值比較沒有那麼高。將個人文集中的詩文彙編成的詩文選集，價值較高。

**毛文芳教授：**

我想提兩個問題，一個就是扣合上午沈教授提到漢文吏讀的部份，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視野，我們在理解朝鮮文人或韓國文人在建構知識體系時，會很依賴刻本出來的書籍，因為我們在聽上午的演講時，有看到整個知識輸入很依賴書籍，所以產生了一個疑惑，在整個朝鮮文人在建構他們的知識視野或體系時，一方面經過翻修整理過的書籍，一方面是中下階級的例讀的文獻，所以這兩種文獻類型是怎樣的層次問題，是一高一低的層次，兩者之間的理解會造成知識上的隔閡或是有相互補充的關係？

**沈慶昊教授：**

毛老師想問的，雖然不一定是西方「文學」的理論，不過還是想在「文」的概念下，掌握歷史性的變化吧。被收錄在《東文選》中的文體，可以說是試圖呈現和中國可以互通

的，較高級的漢文文體。但是《東文選》中的作品也沒有例外，起初難免留有吏讀式漢文的痕跡。所以在編纂為文集的時候，會盡可能修飾為純粹的、高級的漢文。我在其他論文也處理過這個問題。另一種是為科學考試寫的答案，有些人會將它收入文集中，但是有些堅持高級漢文文體的人不喜歡這樣。撰寫漢文時，出現吏讀式漢文畢竟是一個過程，最終編纂文集時，多會去除。例如祭文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文體，有些人會將之收入為文集，有些人不會。即使追隨中國的文體，仍應當重視祭文、碑文、上樑文這類韓國性格較強的文體，將這些文體與貼近中國的高級漢文比較，也許是未來要努力的方向。

### 蔡榮婷教授：

我真的很佩服我們的口譯，因為我在很多場合看到的口譯都是講一小段，停一下，再統一翻譯好。但我們今天每一位老師的提問及回答都很長，而且是以正常速度進行，口譯都能如實翻譯，我真的很欣賞我們的口譯。我再回到我們今天鄭教授演講的主題，有關剛剛提到的《福壽全書》，我有一個小小的疑問，在《福壽全書》之後，有一個《福壽雙會》，是拿兩個《福壽全書》的譯書；剛才老師有提到《福壽全書》有很多抄本，而形成一種譯書，我想請教，《福壽雙會》的出現是意謂《福壽全書》的原本沒有了嗎？如有原本，不是應該由原本去抄善書，怎麼會找了兩個譯本去抄善書？請老師解惑。

### 鄭雨峰教授：

名為《福壽全書》的書籍，其實有很多種類型，其中一種是被認為是陳繼儒編纂的，內容以清言、格言為主的《福壽全書》，還有一種是勸善書類型的書，和陳繼儒編纂的《福壽全書》性格完全不同的《福壽全書》，書中寫有做善作惡，各加減多少分，算是一種功過格類型的勸善書。洪奭周將陳繼儒編纂的《福壽全書》，和功過格性格強烈的《福壽全書》編在一起，完成《福壽雙會》這本書。所以前半部是陳繼儒的《福壽全書》，後半都是勸善性格較強的勸善書《福壽全書》。

如我先前所說的，《福壽全書》這本書，是出版業者將鄭瑄的《昨非庵日纂》重新編纂，編成像是完全不同的書，再偽托陳繼儒之名出版，這就是《福壽全書》。剛才有老師提到道教和佛教文獻的問題，先前為各位介紹的網站也有分類，在最左邊有經、史、子、集的分類，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可以進入網站，在子部的下面有分道教類和佛教類，進入就可以看到這些相關的文獻。

十九世紀後葉，道教文獻開始大量刊行與流通。國王高宗對道教有興趣，民間如崔尙鎬等人，也同樣關注道教，甚至也出現了關帝信仰。所以十九世紀高宗在位時，道教文獻的大量出現、刊行與流通，是特別值得關注的議題。

蔡榮婷教授：

非常謝謝鄭教授詳的解答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現在開放最後一個問題。

陳韻教授：

再次請教鄭老師，有關陳繼儒《列國志傳》，明代就已經因應民間大眾的需求，有很多是有插圖插畫的版本出現，余邵魚本身本來就是一個出版事業的經營者，後來馮夢龍的《新列國志》，還有後來蔡元放的《東周列國志》，都是從《列國志傳》發展出來的，剛剛鄭老師介紹時有提到《列國志傳》後來受到歡迎，翻成諺文，不斷受到大家的喜愛，是不是可以請鄭老師跟我們提一下，後來馮夢龍《新列國志》的和蔡元放的《東周列國志》是否也同樣受到大家的喜愛呢？

鄭雨峰教授：

朝鮮時代是以陳繼儒本的《列國志傳》為主，近代或現代則是以蔡元放的《東周列國志》為主，甚至現代韓國翻譯列國志的譯書，也是依據蔡元放的《東周列國志》。只是在朝鮮時代，馮夢龍的《新列國志》和蔡元放的《東周列國志》，並未像陳繼儒本《列國志傳》那樣被廣泛閱讀。

## 參、圓桌論壇（實錄）

張書豪教授：

在國家禮制方面，中國自鄭學、王學之爭以來，儒者辯論聚焦在郊祀「天數」以及宗廟「廟數」之上，非但成為經學內部久懸難決的分歧，亦影響歷代祭祀典禮的制定與執行。想請問沈教授在韓國禮學史上，是否曾經討論過相關郊廟議題？韓儒的主張如何？有無受到中國儒者的影響？以及在訂立韓國朝廷禮制上，所發揮的作用？

沈慶昊教授：

關於國家祭禮，在開國之初雖有討論，不過大多依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》，並未提出新的學說。在朝鮮國家祭禮方面，有兩個備受爭論的問題。第一，朝鮮國王大多不是嫡長子而登上帝位。換言之，他們並非前任國王的兒子，當自己登上帝位後，如何將自己生父的牌位放入宗廟中祭祀。第二，在各地的鄉禮中，由於朱子家禮對喪禮的處理並不充分，



需更完整地完善喪禮制度。對於「天數」、「廟數」，並未有太多論述，直到明朝滅亡後，就我了解，雖然對國家祭禮有一些討論，但在整體上是不影響的。

另外補充一點。我在京都大學的恩師小南一郎先生，聽說韓國安東對禮學有一些討論，想參考這個討論來寫關於漢代禮學的論文，但是安東那邊拒絕小南一郎老師的造訪，說是與安東這邊關注的問題不一樣。所以在韓國國家方面，將生父放入宗廟的問題，是要另建宗廟，還是放入正寢中，另外各家門在《朱文公家禮》後，如何對喪禮予以補充，是最主要的兩個問題。

#### 張書豪教授：

沈慶昊教授為日本京都大學博士，論文題目為《李朝の漢文學と詩經學》，亦發表多篇韓、日漢學比較研究的論文。想請沈教授就經學的角度，為我們簡單分析韓、日漢學的異同及特色。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其實，臺灣的張寶三老師曾經要為我出版這本詩經學的著作，不過內容似乎太難，至今仍未能出版。雖然我的能力還不足以討論日韓的漢學，不過一般而言，日本漢學到 1590 年以前，僧侶是主要的知識份子，例如五台僧。所以就算是經學，比起「理」跟「氣」、「義」這些問題，他們更重視將經學作為教養之學。

到了十七世紀，日本漢學開始出現朱子學，當然這也有部分受到韓國朱子學的影響，不過受到古學派批判後，開始轉向自學經典，今天也提到了賴山陽。一般而言，日本漢學中神學的傾向相當強，在政治上如何實踐神道、天皇等論題，是儒學者關心的意義。在韓國漢學中，儒學者基本上是無神論的。在經籍中所謂的義理、人類學，朱子都有詳盡的解釋，因此焦點放在如何對此學習與應用。如剛才所說，小學，即博學的學問傳入朝鮮後，也開始對經學進行新的詮釋。

相較於韓國較為真摯地追求普遍的價值，日本漢學在神學上還是比較強的，這是我的回答。

#### 陳韻教授：

韓國自首爾成均館至各地鄉校文廟的祭孔儀式、以及依據《朱子家禮》建構的家廟祭祖活動，所形成的「處處祀孔、家家祀祖」的儒家禮俗，可否作為觀察韓國漢學發展、瞭解韓國漢學內涵的切入點？

鄭雨峰教授：

關於禮樂方面，朝鮮時代對朱子學、禮樂的進程序等議題有許多討論。他們對禮樂有深入、細緻的研究，正如陳老師所言，是朝鮮漢學在當時研究的核心。可以說在十七世紀自金長生（1548~1631）以後，禮俗的內涵等議題，便成為關注的焦點。當然，從《朱子家禮》發展來，或者說外延而來的儒家禮俗，其影響也延續至今日，在今日實際生活中仍持續施行。不過就我看來，要將這種對家禮的討論視為朝鮮漢學的重點，似乎有些困難，目前在非禮樂的其他領域，也正進行許多朝鮮漢學的研究。

陳韻教授：

韓國漢學研究及其成果，與大眾日常生活型態變化，是否相關？應如何體認？

鄭雨峰教授：

我所理解的漢學，應該是文學、史學、哲學共同組合的一種學問。我認為漢學研究與成果與當時生活中是有所關聯的，所以日常生活中的變化，是可以成為漢學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。隨著日常生活的變化，韓國漢文學研究的對象也逐步改變。與生活、文學、衣食相關的研究與關注焦點不斷改變，這可以說是在文學、歷史相互影響的過程中出現的現象。

陳佳銘教授：

一般而言，朱子學在中國之外由韓國傳承，日本則發揚了陽明學，不知這是什麼歷史脈絡造成的？還是與韓國儒者的思想關注特色或民族性有關？

沈慶昊教授：

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也是一個要小心處理的問題。如剛才所說的，我所關注的是方法，也就是整個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，所以這個回答也是站在我的觀點的。首先在日本，有些學者懷疑陽明學是與明治維新合流的理論，在當時作為新的思潮而被提出，最近在日本有不少學者認為，陽明學與明治維新是有關係的。我也是這麼認為的，朱子學在韓國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在家門中，或是剛才所說的鄉禮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，雖然對



朱子學有很多補充的討論，不過朱子學作為一種「博學」的思想體系，無論是在自然、禮儀、國學等，都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，因此經常會提到朱子學。

相較於朱子學，陽明學畢竟不是主流，且發展受限，雖然我主要研究韓國陽明學，也想對此問題多作回應，但是站在國家的政策來看，朱子學的地位還是比較重要的。所以朱子學不是只有單純處理「理」、「氣」等性理學問題的學問，在建構博學的知識體系上也有長足發展，我想這會不會就是朱子學作為主流蓬勃發展的原因。

比起民族性的問題，從效用、功用性來看，還是比較好一點的觀點。在東亞中，能夠作為涵蓋從日常生活、衣食，到國家的慣例、政治，甚至是自然學的學問體系的，大概只有朱子學了。其實在陽明學者中，也有許多人引用朱子學的理論。例如朱子的詩學在韓國也受到相當大的重視。我想從這個觀點來看，可能是比較好一點的。

#### 陳佳銘教授：

請問李退溪與李栗谷除了朱子的理氣論、心性論的一些論辯之外，於經學領域有什麼重要著作？且他們對於經典從中國至韓國的流傳有什麼貢獻？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我曾經和牟宗三老師、林月惠老師、陳來老師在臺灣一起討論過朱子學的問題，獲益良多。關於理氣哲學的效用，到了朝鮮後期，大約在十八世紀左右，與其說是當時主要的主張，不如說與當時學問權力的展現有深刻關聯。理氣論當時確實受到考證學、文藝思想等的挑戰。要從片面的觀點來看，還是避免將理氣論視為整個朱子學的全部，我是偏向後者的。要從各種文獻中找出共同性，才能理解整個朝鮮社會。當然這也是很困難的問題。這個回答可能並不完善。以上補充。

#### 鄭雨峰教授：

我想除了提問者所說的李退溪與李栗谷之外，應該還有非常值得關注的人物。有許多學者提出了值得討論的學說，其中例如南冥曹植（1501~1572），還有旅軒張顯光（1554~1637）。退溪和南冥曹植對於理氣論有許多精闢的言論，而站在反面立場的旅軒張顯光也是重要的人物。他們的思想甚至形成南冥學派與旅軒學派，應多予以關注。

#### 楊玉君教授：

請問韓國有否民俗版畫的傳統？目前相關研究的方向如何？

**朴英敏教授：**

我不是研究民俗學的專家，也許無法好好回答楊老師的問題。高麗大學有一位田耕旭教授，在民俗學方面有許多研究成果，若楊老師有需要，可以為您介紹他的研究。就我所知，在高麗時代並未能找到版畫的發源，比起中國和日本，韓國基本上可以視為沒有版畫的傳統。剛才鄭老師演講中的勸善書、三綱行實圖，在這些書中的版畫雖然相對發達，不過作為民俗學資料的版畫，無論是商業、個人或國家方面，都沒有進行出版，這是朝鮮時代在版畫上較為可惜的部份。不過韓國對傳統民俗文化相當重視，除了大力推動各種傳統演出，在大學校園內，與民俗有關的社團也受到熱烈歡迎。以上是我的回答。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過去至今，對於朝鮮版畫的研究，主要還是以書籍所收的插畫為主，不過在民俗版畫上的研究，沒有予以太多的關注，這點可以說是先行研究中的一個問題，未來可以在這個方面多做努力。例如版畫方面的資料，目前正持續進行收集作業，也有專門收藏這些資料的博物館。目前所發現與民俗畫相關的資料，例如符咒或表現信仰的各種民俗畫，其實仍處於相當零散的狀態，所以過去的研究對此關注不高，也較疏忽，未來還需要在這方面多進行研究。

**朴京男教授：**

如果老師想了解的是版畫的話，韓國在這方面沒有太多研究，不過如果是民俗方面、民俗畫的話，可以從三個點著手。第一個是十八世紀出現的風俗畫，主要是畫家金弘道和申潤福，他們的作品描繪農業的生活或日常生活、妓生的生活、遊樂的生活。十八世紀以前的文人畫、山水畫較無趣，十八世紀後出現這樣的變化。第二點是剛才鄭老師提到小說中的插畫，是比較發達的，當然中國小說中的插畫一直以來都是很發達的。至於朝鮮，獨立到寺廟或祠堂中的版畫的畫法，是與民俗話較為相關的。最後一個是十九世紀以後出現的民畫，就是大眾、民眾繪製的圖畫，內容上以世代相傳的民間故事為主。民畫的研究目前正進行當中，若要從民俗畫方面進行，可參考上述三點。

**楊玉君教授：**

韓國有許多節日與中國相同，其間的差異，有哪些方面的研究？

**朴英敏教授：**

其實這個部份也不是我的專業，不過還是先由我來發言。韓國有兩個最重要的節日，一個是「中秋」一個是「春節」，此時有大量人潮返鄉，我們稱之為「民族的移動」。另外每年各個節日，例如端午或重陽等，皆由各地方行政單位舉行相關慶祝活動。老師提出中國與朝鮮節日的差異，可以是我未來要多加強學習的部份。關於節日或節慶如何進行，以及和儒教生活間的關係，韓國在這方面已取得許多研究成果。

追思祖先的問題、重視家庭的問題，在韓國都被認為是具有重要價值的問題，不過過去深受儒教的影響，對特定行為有所限制，例如女性娛樂時，被男性看見的問題，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，使之成為每個人都能共享的文化，也就是找出儒教的現代化、現代性，是目前正積極討論的課題。

幾年前在韓國有一本很有趣的書，書名是《孔子亡則國家存焉》（《공자 죽어 국가가 산다》），指出過去節日過於偏向儒教精神，而無法形成享受節日的文化。不過在現代社會，儒教正被重新詮釋，同時認為現代社會繼承傳統文化有其重要價值。所以未來的研究，如果能夠找出融合傳統價值與未來價值的平衡點，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我想脫離節日和儒教的問題，單從節日來討論。從太陽曆來看，韓國跟中國基本上有時差的問題，但是月曆還是依照中國的曆法。我想韓國和臺灣未來在通俗學方面，應當有更多的研究。韓國沒有關於通俗的研究。和民間信仰、民間的生活、時間推移相關的資料，亦即關於通俗的資料，這在中國已經出現且被大量使用，在韓國則沒有。在朝鮮時代或高麗時代前期，有所謂的「庚申信仰」，目前已無法了解其內涵。其實在韓國內部就有不同的改變，我想藉由節氣的相關研究，應該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。其實今天在鄭老師的發表中，就有朝鮮的類書，可以作為對日常生活的補充，其中有許多能夠展現通俗性格的資料。我認為，有像《文獻通考》這樣政治性的類書，也有與生活緊密相關、表現風俗的類書，這些都應該一起討論。希望未來臺灣和韓國的學者，可以多針對這個議題研究。

#### 蔡榮婷教授：

禪宗傳入日本之後，對於日本的宗教、文化、文學、藝術乃至生活，都產生了影響，是否可以略述禪宗與韓國的宗教、文化、文學、藝術乃至生活之間的關係。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1392年朝鮮建國，國家意識形態走向儒教，佛教經典遭大量焚毀。儘管佛教禪宗曾有過輝煌的時代，然而在兩班士大夫被要求去除佛教的色彩，例如剛才所說的家廟等地方

的祭祀或儀式，開始轉向具有強烈的儒教精神，因此表面看來，禪宗的影響是不明顯的。但是也有不少在文化方面留下重要成果的人物，將儒教與佛教予以結合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，是秋史金正喜（1786~1865）。金正喜日後受到了禪宗的影響，另外，朝鮮前期有一位名為金時習（1435~1493）的人物，不僅是一位佛教僧侶，同時也是儒學家。最近在韓國潤松美術館發現的皇太子的畫，是王子送給僧侶的畫，帶有般若思想。

像這樣的現象，該說是蓬勃發展嗎？這種非儒教的思想經常被提出，我認為是很值得關注的。老師您所提到的生死觀的思想，或是關於小乘佛教的觀點，這些是如何被看待的，還有帶進一步探討。還有我送給毛老師的書，作者是西浦金萬重（1637~1692），他批判過於純粹的儒教，也對當時儒教掌控人心感到惋惜。不過對西浦金萬重的研究，依然相當不足。

對了，最近出版的一本由佛教僧侶們所編的《佛教評論》雜誌，挑選了韓國思想家中關注佛學思想的 20 位學者，我也寫了其中的一位學者。雖然朝鮮時代的佛學看似走向末流，不過我認為禪宗仍有其影響力。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其實目前我們所能掌握與研究的文獻，都是兩班、儒學家所寫的高階漢文文獻為主，當中並未能看出禪宗的影響。不過鄭老師目前正在進行的勸善書、中下層文化的研究，從流傳至今的手抄本等文獻來看，就可以看出兩班階層其實是重視禪宗的。尤其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做為宗教的佛教、禪宗，我認為肯定是受到相當重視的。

#### 鄭雨峰教授：

無論在宗教或生活上，佛教都可謂對整個韓國影響深刻。翻開韓國的歷史，從三國一直到高麗時代，佛教的影響自無須贅言，即使到了朝鮮時代，國家雖然標榜的是儒教，不過在百姓的日常生活與宗教活動中，佛教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。在兩班階層中，尤其是兩班家中的女性，不管是在生活還是其他方面，都受到佛教的影響。就美術層面來看，例如佛教雕刻或美術品，從三國時代開始到朝鮮時代，都具有強烈的佛教色彩。從文學的角度來看，比起三國或高麗時代，朝鮮時代佛教的影響雖然看似萎縮，但是過了朝鮮初期後，一直到朝鮮後期為止，僧侶的活動開始頻繁出現，甚至到了朝鮮後期，僧侶和兩班階層往來密切，這樣的現象是值得關注的。

#### 毛文芳教授：

從比較文學的角度而言，「影響」是最需要被處理但不容易證明的課題，請問朝鮮文

學受到中國「影響」的模式與例證，譬如哪一部書籍流入朝鮮成為「經典」？哪一位作家或畫家傳名朝鮮成為「大師」？請略談一二。

**朴英敏教授：**

十六、十七世紀可以說是朱子學發展的巔峰，因此在文學及藝術方面會表現出較強烈的朱子學風格。不過到了十八世紀，出現了巨大的變化。比起在概念或理論上表現藝術，在一般日常生活中表現藝術，例如將人的情感或生活樣貌以藝術表現出來的需求，開始受到重視。所以到了十八世紀，在文學理論上出現了「真情」的理論，在藝術表現方面則出現了「真景」的手法。純粹的藝術、過多修飾的藝術不再被需要，取而代之的是完完全全地把人類的樣貌、人類內心的情感、山水的模樣表現出來的藝術作法。這就是「風俗畫」發展起來的背景。細膩地描繪人類內心情感的漢詩、「風俗畫」，於此時蓬勃發展。所以在韓國，「真景」這樣的繪畫並不僅是如實描繪風景，其中也帶有些許抽象的概念。這可以說是區隔十六、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，並且在十八世紀中期蓬勃發展的藝術現象。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不僅是繪畫，用藝術來表現個人對世俗生活的關心時，除了繪畫，同樣也可以透過文學或其他藝術方面呈現。在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史上，也可以看見對世俗價值、世俗生活表現出具體且正面的評價。其中較著名的文人，有燕巖朴趾源（1737~1805）和李鈺（1760~1812），他們藉由文學批評的主張與個人的文學理論，賦予了世俗價值、世俗生活正面的意義。這樣的情況了不只在朝鮮後期出現，其實在中國或日本江戶時代，都共同出現了這樣的現象。

**黃靜吟教授：**

1970 年以後在中小學不再教授漢字，造成現今韓國人多只認識諺文不識漢字。然近年來在日本、越南等國出現「漢字復活」的呼聲，而韓國自 1998 年亦屢有復活漢字的音浪，目前韓國政府已經計劃從 2011 年開始，將漢字學習重新列入小學正規教育課程，並擬於 2018 年在小學三年級以上教科書推行漢字併記。請問目前在韓國漢字的使用及教學現況如何？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「小學教科書漢字併記」目前是不確定的方案，只是將要推動的方案，至於推動效果如何，也不得而知。目前在漢字的使用與教育方面，存在許多的問題。許多學生在小學、



國中、高中階段都沒有學過漢字，進入大學後，在書寫與辨識漢字上有一定的困難。就連大學生，甚至是韓國語文學系的學生，也不熟悉漢字，因此在進行漢文教學時，自然面臨不少困難。雖然不少學者高呼強化漢字能力、擴大漢字教育的必要，然而韓國具有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，反對漢字教育的聲音亦所在多有。因此，雖然強化漢字能力、擴大漢字教育的學者，主張在初中高教育階段實施漢字教育，不過在政府政策方面，仍未臻妥善，且在學校的立場上，也有無法推動漢字教育的難處，這樣的現況令人惋惜。漢文研究儘管蓬勃發展，但是落實在政策或教育現場時，便面臨到人才聘用等的問題。希望使用漢字的臺灣或中國，能夠多給予幫助。

#### 黃靜吟教授：

2012年朝鮮日報報導朝鮮半島出土的甲骨文，比公元前1700~1100年的殷墟遺址早了1000多年；同年趙庸國收藏的紅陶罐（出土於中國）經英國牛津鑑定公司檢測鑑定為距今約1700至2700年，也就是「帝辛紂王」在位晚期的文物。請問目前韓國研究甲骨文的現況為何？是否有專業研究證明韓國出土的甲骨文年代的確實比殷墟早？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韓國甲骨文的研究相當不足。我曾經在日本獲頒白川靜獎，白川靜先生在甲骨文方面有極高的造詣，我本人也翻譯過白川靜先生的文字學專著。在日本，關於甲骨文的研究付之闕如，也沒有相關專著。韓國學者雖然知道中國裘錫圭這樣優秀學者的研究成果，但是沒有發展出韓國自己的甲骨文研究。不久之前，淑明女子大學曾組織過甲骨文研討會，我也受邀其中，但是沒有成功舉辦。韓國甲骨文資料收藏於首爾大學，經證明是假的甲骨文。至於2012年出土的甲骨文，其實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沒有看過。朝鮮半島出土的甲骨文要比中國的早千年，我個人認為是不可能的。

#### 江俊龍教授：

朝鮮資料中保存漢語音的資料，過去已被研究不少。如：1447年的《洪武正韻譯訓》、1517年崔世珍《四聲通解》，以及1515年以後所編一系列的《老乞大》、《朴通事》，一直到1883年李應憲的《華音啟蒙》及其《諺解》等，這些資料，我們做為近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材料關注不少，然而在韓國的教育史及韓語的語音史上，這批資料的價值如何？目前的研究成果如何？又當時的「訓民正音」和今天的朝鮮拼音字母有何異同？

#### 沈慶昊教授：

您所提到的這些資料，都是韓國韻書或《老乞大諺解》、《朴通事》等，這些書中記載了中國的正音，也是韓國所說的正音。藉由這些資料，可以研究中國中世與近世的音韻。就我所知，中國學者以及留學過韓國的中國學者，在這方面寫過許多論文。其實在拙著《韓國漢文基礎學史》中，處理過韻書的問題，我主要關注韻書的編排。

關於《洪武正韻譯訓》，我也在論文中寫過。《洪武正韻譯訓》目前收藏於高麗大學，在原來本子左邊的，是明代《洪武正韻》，上面看不見墨蓋子，例如「明」或是「滂」，都沒有這種標示，這些原本《洪武正韻》中出現的錯誤，朝鮮予以改正了。而且也用諺文標示出發音，例如「ㅁ」等。這是正音的注釋——「譯訓」，不過並非全部加以注釋，也就是標示發音的程度而已。韓國這本非常重要的《洪武正韻譯訓》，可以說已經研究得很徹底了，但是就《四聲通解》而言，主要是參考明朝傳入的本子，改變其編排，因此不再是《禮部韻略》的編排，而是以其為中國的現實音或理想音為考量所製作。至於您提到的《老乞大諺解》、《朴通諺解事》，其實是特別給譯官學習語言的教科書。

其實在朝鮮完成訓民正音後，韻書的製作還是將重點放在提供科舉考試時使用的標準韻書，因此最終仍依照 106 韻或平水韻。正祖朝完成的《奎章全韻》（1792 年），基本也是依照平水韻。韓國韻書最重要的一點，還是回歸到三聲或四聲的問題。如果是三聲，那麼入聲、入聲字最後是被排入四聲，還是以附錄方式收進入聲字。其實韓國因為有入聲，即使沒有什麼用處，依然對此多有爭論，不過《奎章全韻》最終仍選擇四聲編排。這是相當重要的編排，老師您所說的以諺文紀錄正音的問題，在韓國也有學者有不同的觀點。無論如何，過去以此為標準時，最終還是無可避免回到《禮部韻略》的平水韻，並且繼續沿用下去，而不是反映中國的現實音。

另外，與訓民正音和今日拼音字母不同的一點，可以用最具代表性的「ㄷ」來說明。「월（月）」的發音，原本應該是「ㅁ」，但是韓語發音變成了「을」。從「ㅁ[siot]」變成「ㄷ[ricul]」。在訓民正音中，為了強調這個字必須以「siot」收尾，特別創造了去掉「ㅎ」上一撇的「ㅁ」。現在已經不用了。創造「ㅁ」後，在「月」字後寫上「ㄷ」，在下面必定加上「ㅁ」。這是為了表記出理想的「윳」發音。從各方面來看，訓民正音有反映生活語音的一面，也有表記理想的漢字音的一面。其中理想的表記法，並未流傳下來，為今日所用。我就大致整理如上。

### 江俊龍教授：

漢語是世界上方言複雜的語言，方言學的研究在中國和臺灣都十分蓬勃。韓語的方言概況如何？政府對方言的態度或政策為何？韓語方言學的發展如何？

**沈慶昊教授：**

2000 年以前仍以首爾標準話為主，2000 年語言文化政策通過後，便不再強調使用首爾標準話。雖然在廣播、電視中，仍有部份地區性電視台未使用方言，不過一般鼓勵各地區對下一代使用當地方言，首爾地區對下一代自然是使用首爾話。關於方言的研究，在過去朴正熙政權時，在今日韓國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韓國精神文化院，歷經十年的時間調查了方言。現在這些錄音帶還留著，然而研究方言的人越來越少，這些錄音帶也是舊式的，需要進行更新，但是錄音帶分散嚴重，整理效果不如預期。關於方言的研究，可以說已經停止了。在 1970 年代，北韓自行發表了一份方言調查報告書，而在 2000 年代，也有學者以個人研究方式與中亞與間島（中國稱墾島）地區的高麗人進行訪談，發表高麗人方言報告書。雖然說不是統一進行，不過方言的調查可以說已經告一段落。

**毛文芳主任：**

世界大移動及印刷術的進步，促使中國晚清的書市呈現繽紛的萬國景象，十九世紀後半的朝鮮，是否也有類似現象？請就當時文學出版及大眾閱讀的概況略談一二。

**鄭雨峰教授：**

在十九世紀後期，韓、中、日書籍市場大幅擴張的現象，可以說是這三國的共通點。但是朝鮮的書店市場的規模和出版規模，遠不及其他國家。所以朝鮮後期，或者說十九世紀後期，朝鮮書籍規模或出版規模與其他國家的差異，日後還有待深入研究。而當時受到大眾廣泛閱讀的小說，皆可稱得上是風俗性、日常生活性較強的小說。所以小說類的作品被大量閱讀，以及剛才為各位介紹的日常生活百科、辭典類書籍，甚至是民間道教或宗教類的書籍，皆受到大眾的喜愛與接受。在韓國，對於這類出版文化的關注與研究，近來開始蓬勃發展。未來，東亞的出版市場與出版文化如何互相影響，以及在哪些方面存在差異，還需要東亞各國共同進行研究。

**沈慶昊教授：**

眾所周知，目前韓國關於金屬活字本的研究相當多。金屬活字的印刷與王權的擴張有絕對關係。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後，木活字也被大量使用，這當然有價格方面的考量。即使如此，朝鮮出版的規模，事實上還是很難與日本、中國相比。中國晚清的書市儘管呈現繽紛的萬國景象，但是朝鮮似乎不適用這樣的形容，這需要考量到東亞出版文化的共通點與差異處。到了十九世紀後，日本殖民時期，隨著木活字的蓬勃發達，族譜、文集等印刷品更大量出現，這些都應該一起討論，才能獲得客觀的研究成果。其實在這之中，僧侶也發



揮了重要的角色。他們受壓迫而逃入山中，在山中製作木版印刷佛書出版，這些在韓國目前沒有相關的研究，所以未來或許可以有比較深入的研究。

逐字稿整理：侯汶尚（中正大學中文系碩士生）

譯者：林侑毅（韓國高麗大學韓語系漢文組博士生）

